

胡适精品集



胡

打破浪漫病

胡適



主編／胡明

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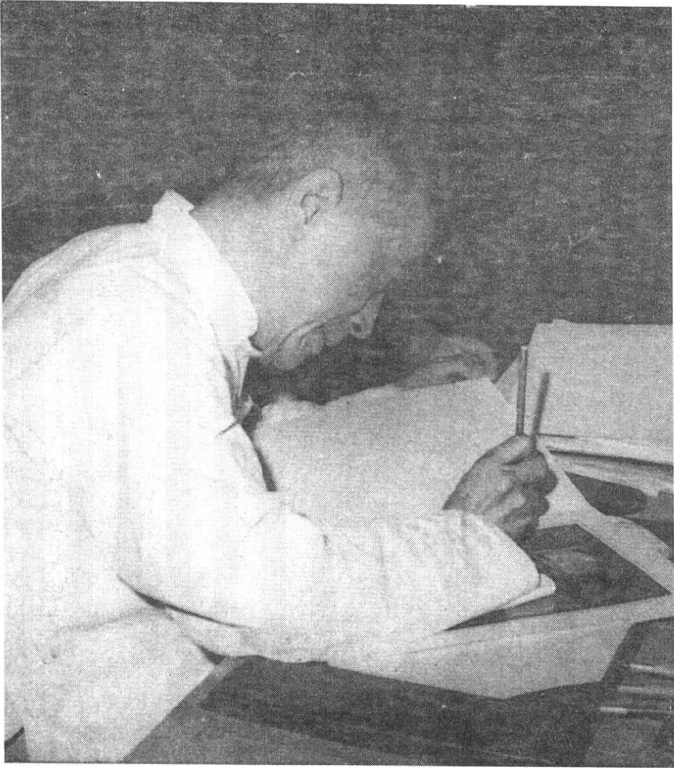
光明日報出版社

胡适精品集 10

打破浪漫病

主编 胡明

光明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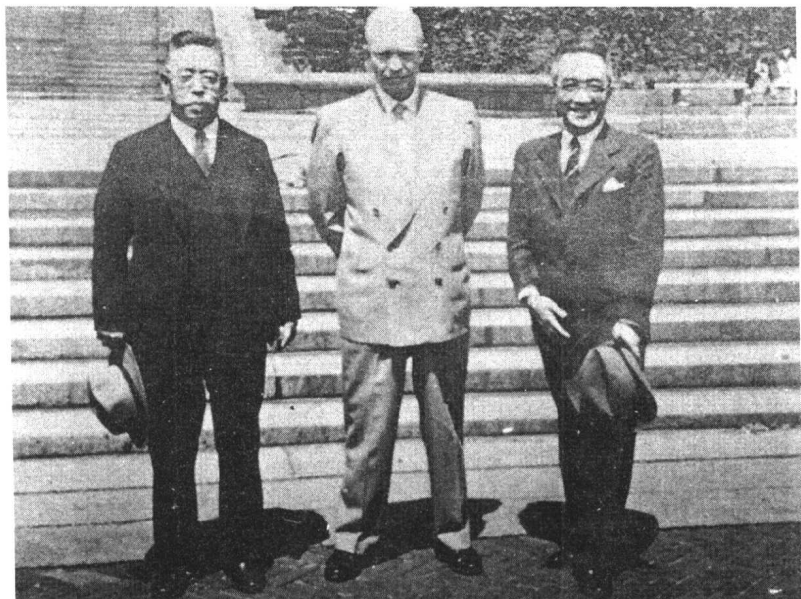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
是錯。乍可刺你眼，不
可隱赤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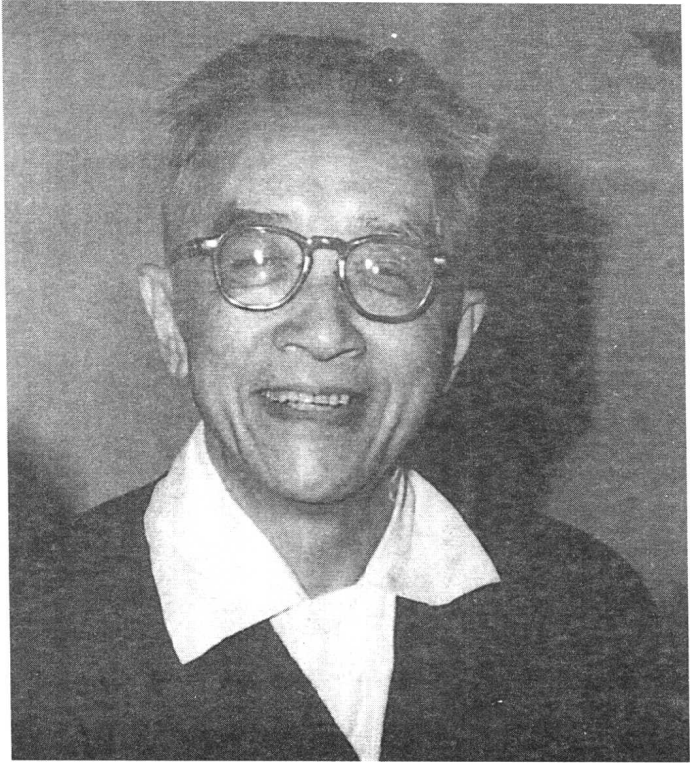
王梵志的诗

胡適





1951年胡适（右）与当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中）。



目 录

新文学运动之意义·····	(1)
致陈独秀·····	(10)
致鲁迅、周作人、陈源·····	(12)
五四运动纪念·····	(15)
打破浪漫病·····	(25)
科学的人生观·····	(29)
致太虚·····	(34)
致吴稚晖·····	(36)
知难,行亦不易	
——孙中山先生“行易知难说”述评·····	(39)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53)
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67)
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	(70)
五代两宋词人二十家小传·····	(83)
论《野有死麇》书·····	(114)
以禅论诗不始于严沧浪·····	(116)
关于《封神传》的通信·····	(119)
跋张为骥论《孔雀东南飞》·····	(121)
白话诗人王梵志·····	(124)
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	(131)
《白话文学史》引子·····	(158)

《戴东原的哲学》引论·····	(163)
致陈寅恪·····	(178)
致汤用彤·····	(179)
致顾颉刚·····	(183)
致《教育杂志》编者·····	(188)
中国公学校史·····	(190)
道家·····	(199)
淮南王书·····	(218)
秦汉时期的宗教·····	(279)
儒家的有为主义·····	(301)
胡说·····	(345)
“老章又反叛了!”·····	(349)
《萨各与樊才第的案件》附记·····	(355)
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的序·····	(358)
致傅斯年·····	(363)
致刘公任·····	(365)
致胡祖望·····	(367)
致杨杏佛·····	(370)
读书杂记	
——评《黄金的美国》·····	(372)
为什么读书·····	(377)
《上海小志》序·····	(384)
保寿的意义·····	(387)
说难·····	(389)

人权与约法·····	(391)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	(398)
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	(406)

新文学运动之意义

鄙人今天到这里来演讲,是很荣幸的一件事;但是我来武汉,这是第一次,武汉之有公开的学术演讲,这回是第一次,所以我今天到这里来演讲,自己心里又喜又怕,喜的是这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今天居然开了台;怕的是这第一次演讲,我怕弄不好,以致拆了台。

现在中国外交这种紧迫之时,还能够发起这种学术演讲,所以我在北京南下的时候,一般朋友们都很赞成我南下,我个人自己也是很愿意。

今天的讲题是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这个题目,我从来没有讲过,大家在这个时候,以为这个题目,可以说是过去了的。不过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在这新文学运动的时期之中,我何以从没有讲过,今天反要向诸位讲,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今年有一般思想很顽固的人,得了很大的势力,他们居然利用他们的势力,起来反对这种时代之要求,时代之潮流,并摧残这种潮流要求,摧残新文学,到了现在,有几行省公然禁令白话文,学校也不取做白话文的学生,因为这个原故,我们从前提倡白话

文学的人，现在实有重提之必要。所谓新文学的运动，简单地讲起来，是活的文学之运动，以前的那些旧文学，是死的，笨的，无生气的；至于新文学可以代表活社会，活国家，活团体。

实在讲起来，文学本没有什么新的旧的分别，不过因为作的人，表现文学，为时代所束缚，依此沿革下来，这种样子的作品就死了，无以名之，名之为旧文学。

我们看文学，要看他的内容，有一种作品，它的形式上更换了，内容还是没有改，这种文学，还是算不得新文学，所以看文学，不能够仅仅从它的形式上外表上看。这么一说，文学要怎样才能新呢？必定先要解放工具，文学之工具，是语言文字，工具不变，不得谓之新，工具解放了，然后文学的内容，才容易活动起来。

今天这种讲演并不是对那般顽固的人而发，我们也不必同他谈。此外那般对于新文学信仰的人们以及不信仰反对者，持这种态度的人，我们要将此意，对着他们明白地讲出来，务使他们明了新文学之真意义及它的真价值，那么对于自己的作品以及工作才看得起有价值，对外哩，向着他持反对论调者，也可以与之争辩讨论，这就是我今天讲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的原因。

有一般人以为白话文学是为普及教育的。那般失学的人们以及儿童，看那些文言文不懂，所以要提倡白话，使他们借此可以得着知识，因为如此，所以才用白话文，但是这不过是白话文学之最低限度的用途，大家以为我们为普及教育为读书有兴趣，为容易看懂即提倡白话文学，那就错了，未免太小视白话文学了，这种种并不是新文学运动之真意义。

一般的人，把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一种是愚妇顽童稚子，

其他一种是知识阶级，如文人学士，绅士官吏。作白话文是为他们——愚夫愚妇，顽童稚子——可以看而作，至于知识阶级者，仍旧去作古文。这种看法，根本的错了，并不是共和国应有的现象。这样一来，那般文人学士是吃肉，愚夫愚妇是吃骨头，他们一定不得甘心的，一定要骂文人学士摆臭架子的。由此看来那般的为平民而办的白话报，为平民而办注音字母，这种见解，是把社会分成二段阶级，在事实上原则上都说不过去。我们要这样想，那般平民以及小孩子，读了几年的白话文，念过了几本平民千字课。而社会上的各种著作，完全是用文言文著述的，他们还不是一样的看不懂吗？社会上既然没有白话文学的环境，白话文学的空气，学白话文学的人们，将来在社会上没有一处可以应用，如果是这种样子，倒不如一直仍旧去念那子曰诗云罢，何必自讨没趣呢？照这样看来，虽然是为人民教育而提倡白话文学，但是学的人到社会里面去，所学无所用，那么，当初又何必要学呢？所以顶要紧的，就是要造一种白话文学的环境，白话文学的空气，这样学的人才有兴趣。

新文学之运动，并不是一人所提倡的，也不是最近八年来提倡的，新文学之运动是历史的，我们少数人，不过是承认此种趋势，替它帮忙使得一般人了解罢了。不明白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以为少数借着新文学出风头的人们，现在听了我的话，也可了解了，新文学运动，决不是凭空而来的，决不是少数人造得起的。

明白了我以上所讲的话，现在就继续讲新文学运动历史上的意义。

古文文言，不是我们近年来说它是死的。它的本身，在

二千年以前，早已就死了的，当二千年，汉武帝时候，宰相公孙弘上书汉武帝，大意是说他那时候上谕法律等文章，做得美固然是美，内含的意思虽然是雄厚，但是一般小吏却看不懂，做小官的人们，尚且看不懂，况小百姓呢？想挽救这种流弊，所以才劝武帝办科举，开科取士，凡能够看得懂古文者，上头就把官给他作，借以维持死的文学。公孙弘想出这种科举方法来，开一条利禄的路，引诱小百姓去走，这种维持死的文学之方法，可以说是尽善尽美矣，这样一来，所以全国小百姓们的家庭里，如果有个把略为聪明的儿童，至少要抄几部书，给他们的小孩子读去，请一个教书的先生，替他们的小孩子讲解，教给他们的小孩子要怎样去读，如此做下去，国家也不用花掉好多钱去办什么学校，没有学校，就没有学生闹风潮，也没有教员向着政府索薪了，国内也不知省了多少事，简了多少钱；而他一方面，死的文学，可以维持，所以死的文学，能够苟延残喘到二千多年的，就是因为如此，在这二千年之中，上等的人，有知识的人，既不反对，下等的人，一般民众，也只得由他们干去，由此下等人学上等人，小人物学大人物，要官作，要利禄，也不得不如此，方法未尝不美，至于谈到了文学那一层，那就不够谈了。文学是人的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现在有一个人。他有一种情感，要用文字表现出来，而为时代所束缚，换言之作不到古文，这个人想发表他的情感，非用一二十年的苦工，去念那死板板的文字不可，照时间上说起来，未免太长了，要学也恐怕来不及了。因为如此，那般匹夫匹妇，痴男怨女，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他们想歌，就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歌出来，想唱就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出来。那般民歌、童谣、儿歌、恋歌之类，就是由此产生出来，在这二千年之中，他们——匹夫

匹妇，痴男怨女——因为要表现他们的文学情感，倡了许多很好的很有价值的白话文学来，歌唱之不足，他们又要听故事，演故事，所以小说、戏剧之文学，亦由此而生，不仅痴男怨女，匹夫匹妇如此，那般和尚们翻译佛教的经典，如果作得太古了，这般民众不说是听不懂，就是看也看不懂，因为如此，所以就用经典上意义，编出一种弹词、歌谣来，使他们容易去懂，在敦煌那块，发现出来用弹词歌体所翻出之佛经不少，如是佛曲就变成了白话之文学了。至于和尚们讲学，如果用着古文去讲，大家就不能了解，所以唐朝的禅宗，用白话去讲经，学生们也用白话去记录，写成散成开了后代一种语录的风气。在这二千年当中，所有一般大文学家，没有一个不受了白话文学之影响，《乐府》是其一例，今日看一看《乐府》，尽都是用白话体裁写出，那般创造文学的大文学家，却没有一个不在摹仿乐府。唐朝的诗集子，头一部就是《乐府》，《乐府》是白话，学《乐府》就是学白话，其结果所以都近乎白话，唐朝的诗，宋朝的词，所以好懂，所以就很通行，《唐诗三百首》，其中所载，大半是白话或近乎白话。后有以为作诗有一定格律，字句之长短，平仄声均有一定公式，嫌太拘束，故改之为句之长短不定的词，词之作法，也有一定，又生出一种曲来，这种曲子，是教给教坊歌妓们唱的，因为要他们了解，所以用白话。当时的一般文人学士，一方面作古文求功名骗政府，一方面巴结那般好看的女人，结歌妓们欢心，所以又要白话文学。元，明，清五百年中，产出不少的长篇小说来，这时白话文学，真是多极了。上海一处的书店，每年销售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三种小说，年在一百万部以上，我们由此一看，五百年来，不是孔孟程朱四书五经的势力，乃是《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的

势力。

照上面讲的看来,这二千年之中,《乐府》,诗歌词曲等的白话文学,占了很不少的势力,并且有很大的部分是有价值的,可以和世界上各种著名文学的作品相抗衡而无愧色,他一方面讲来,古文文学,在二千年中早已死过去了。此种很好的很有价值的文学之产生,是因为有一般文人学士,不受政府的利禄之引诱,要歌就放情地歌,要唱就放情的唱,所以他们就有伟大的成功,有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伟大的成功,这很大的贡献,我们无论如何,是提倡不起来的。

有一般人以为古文是雅的,白话文学是民间的,粗俗的,退化的,这一层我们现在也不得不说明一下子。

我们要晓得在二千年之中,那时候的小百姓,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把我们的语言改良了不少,我们的语言,照今日的文法论理上讲起来,最简单最精明,无一点不合文法,无一处不合论理,这是世界上学者所公认的,不是我一个人恭维我们自己。中国的语言,今日在世界上,为进化之最高者,因为在二千年里头,那般文人学士,不去干涉匹夫匹妇的说话,语言改革,与小百姓有最大的关系,那般文人硕士,反是语言改革上最大的障碍物。

古文变化,甚觉讨厌,如“我敬他”为“吾敬之”“我爱他”为“吾爱之,”至于说没有看见他,又变作“未之见也,”小学生读书作文时,如果写一句“未见之也,”先生一定要勾上来作“未之见也,”问他是什么原因,他也讲不出来,只说古人是这样做的,这般老先生们,不晓得文法,只晓得摹仿;那般小百姓,他们只讲实在,求方便,直名之曰,“我打他,”“他打我”都可以,至于在文言上“吾打之”则可,如用“之打吾”那就不通了,小百

姓把代名词变化取消，主格与目的格废掉，因此方便得许许多多了。

在这二千年中，上等的人以及文人学士，去埋头他们的古文，小百姓就改造他们的语言。语言中有太繁了的，就省简一些，有太简了的就增加一点。在汉以前，我你他没有多数，汉以后才有我曹我等我辈，尔曹尔等尔辈，却没彼曹彼辈彼等，后来小百姓们，造出一个们字来，我们可以用，你们可以用，他们也可以用，此为代名词之多数，不但代名词如此，名词亦有多数，如先生们学生们朋友们之类是也。由此看来，老百姓实在是语言学家，语法学家，当补的他们就补上去，当删的就删去了，把中国语言变成世界进化最高之语言，首功要算小百姓，这是因为那般文人学士没有管的因。英国文字之不如中国，因为在三百年前，遇着文人学士规定了，中国的小百姓，有二千年自由修改权，把中国的语言，改之为最精明最简单的。照此看来，白话并不是文言的退化，是文言的进化了。

此就语言方面是如此，至于文学，在二千年中的各种乐府，诗词，歌曲，积下来很多了，我们现在运动，就可拿来作我们的资本。

白话文学的趋势由来很久，何以须要我们运动呢？其原因如下。

科举是维持死文学之唯一方法，以前是拘于科举，后来科举废了，何以没有新文学产生呢？因为自然的变迁是慢的，缓缓地衍化，现在自然变迁不够了，故要人力改造，就是革命，文学方面如仅随着自然而变化是不足的，故必须人力。照此一讲，我们应该作有意义的主张，白话是好文学，有成绩在可以证明。现在我们头一句就要说古文死了二千年了，要哭的哭，

要笑的笑。

我们当记着下面那三种意义：

(一)白话文学是起来替古文发丧的，下讣文的。

(二)二千年中之白话文学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什么人也不能否认。

(三)中国将来之一切著作，切应当用白话去作。

白话是活的，用白话去作，成绩一定好，死文学不能产生活文学，要创造活文学，所以就要用白话。

由上看来。新文学之运动，并不是由外国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几年来提倡出来的，白话文学之趋势，在二千年来是在继续不断的，我们运动的人，不过是把二千年之趋势，把由自然变化之路，加上了人工，使得快点而已。

这样说来，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我们对之，应当表示相当的敬爱。

再者那般老百姓们，以方便为标准，去修改语言，语言较之宗教，尤其守旧，所以革新语言，非一朝一夕所能，政府下命令也是无效的。要他们那种清醒的头脑，继续不断地改革，我们对于这种人们，也应该表示相当的敬意。

那般不受利禄束缚的人们，不受死文学引诱的作白话《乐府》，诗词，歌曲，小说先生们，我们对于他们，也应当表示相当的敬意。

照此看来，无论军阀的权威如何，教育总长的势力如何，这两三个人决定不能摧残者，也可以抱相当的乐观。

我们总要努力做去，自然可以达到胜利之地位，哪怕顽固者没有服从之一日呢？但是我们却不要轻视了老祖宗的成绩，负创造新文学者，应当表示自己相当负责。